

读客® 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006

长篇小说

隐花平原

落花隐于平原，恶鬼隐于人间

日本悬疑宗师

松本清张

「隐花平原」

王维幸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3064901

隐花平原

落花隐于平原，恶鬼隐于人间

日本悬疑宗师

松本清张 著

「隐花平原」

王 著

1313.45
740



北航 C1673198

I313.45
74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花平原 / (日) 松本清张著; 王维幸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8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6026-5

I. ①隐… II. ①松…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3591 号

INKA HEIGEN Volume1 by Seicho Matsumoto

Copyright © 1993 Yoichi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KA HEIGEN Volume2 by Seicho Matsumoto

Copyright © 1993 Yoichi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 ©2010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3-201 号

书 名 隐花平原

著 者 (日) 松本清张

译 者 王维幸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谢 迟 吴 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26-5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里是一片闲静的住宅区，十年以前完全属于偏远之地，从涩谷乘私铁来也要坐十一站。如今，以此处的车站为中心，蓬勃地发展起了商业街，住宅区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这一带。空地和农田再也看不见了。

但凡这种地区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若是以前就已成型的住宅区，一眼看去便有一种恬然的感觉：宽敞的老式房屋，广阔的居住区域，周围大多都筑起一圈围墙，不是水泥墙就是砖墙。墙内古树婆娑，道路也很开阔。

其二，便是在最近四五年的建设热潮中，从曾经的空地和农田上拔地而起的新住宅区。虽然房屋设计新颖，可由于建筑用地紧张，总免不了有局促之感，所以大多都会超出法定的建筑面积率，邻与邻之间拥挤不堪。商品住宅区尤为如此。

这种地方的道路总会很狭窄，毕竟不是先规划道路再建住宅区，而是沿从前的道路不断盖新房。说得极端一些，就完全像是将农田的田埂拓宽一些后，直接用来充当了马路。连面对面相向的中型车都好歹才错开车，并且路还是九曲十八弯。巷子里面则连小型车都钻不进去。

车站北侧的后方是一片旧住宅区，南面则是新住宅区。以前，这儿曾

是一片宽阔的黑土地大麦田。车站一带地势较低，只需走一会儿，脚下的大道就变成了山丘。武藏野的地势本就起伏很多，从这儿的住宅区望去，还能看到高地上残存的杂树林。

从车站往西的第三个道口处，有一条道路折向了南面。从道口顺势前行五百米左右，便会见到一座小桥。桥头处又有一条岔道折向西面，岔道弯弯曲曲，最终伸到小河边。这一带也照例挤满了新建的住宅区。

由于这条道到河边以后就是尽头，所以很少有车辆通过。只有附近住户的私家车或是从街上返回的出租车才会通过这里。因为这条断头路卡车没法经过，所以总是很干净。两年前铺成的柏油马路几乎毫无破损。

这条路的左右两侧又岔出了若干条小道，不过全部都是私家道路，是建房人为了图便利而随意修建的。

尸体就是在这条岔道上被发现的，在第一条私家道路向东三十米左右的地方。

这一带的房子是工薪族们贷款建的自住房。由于离车站只有十分钟的脚程，十分便利，所以有些私人住宅便在一夜之间全都改建成了公寓。

尸体的发现时间是在一月八日晚上十一时前后。一名住在附近的钢铁公司职员回家时，借着远处的街灯发现有一名男子正俯卧在路上。

起初，职员还以为那男子只是喝醉了睡在路上，毕竟当时刚过完新年。他随手拍了拍那男人的肩膀。男子身穿茶色的外套，衣服质地看起来很不错，摸上去又薄又柔软。

职员推断，既然睡在这条路上，那一定就是这附近的人了。可他跟邻居们也没什么交往，也不知道这里到底都住着些什么人。不过，既然是这附近的人醉倒在地了，他也无法置之不理。

紧接着，他的手指摸到了一种黏糊糊的冰冷液体。他想，既然对方喝得烂醉，大概也吐了不少，于是他皱着眉从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可手帕上出现了红色，居然是血！

职员吓慌了，跌跌撞撞地跑了起来。派出所所在车站附近，从出事地点返回那里至少要花十分钟，所以，他理所当然先跑回了自己的家，将这件

事告诉了家人，这样也能让他自己稍稍安心下来。

妻子听罢顿时神色大变，建议立刻拨打110报警。职员这时才意识到该报警才对。看来，他是着实被吓坏了。

“你看见那人的脸了吗？”妻子问道。

“没有。我一摸是血，就直接跑回来了，连脸都没看。”

“真的死了？”

“都出了那么多的血，大概死了吧。”

“那血是从哪儿淌出来的？你是摸他后背才沾上血的吧？或许是肩膀出血了，他是挨刀了吗？”

面对妻子一连串的问号，职员一个也回答不上来。

职员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家人都醒过来，在一旁听着。

“有个人浑身是血倒在路上，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受了伤。总之，他浑身是血，正横卧在路上。这是我刚才亲眼所见的。”

“地点是在哪里？”110的接线人员声音慢条斯理。

“杉并区绿町5丁目261番地。事发现场就在我家附近，门牌号应该也差不多。”

“杉并区、绿町、5、丁目、2、6、1、番地，对吧？”

110实在是漫不经心，一字一顿地反问着，简直就像是和煦的春风。不过事后想想，这或许是为了安抚报警者的惊慌心理。

一名出租车司机在警察局的供述如下：

这位客人是在新宿的“陀螺剧场”附近上车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五十分左右。他从一条狭窄的小巷里出来后，朝正在揽客的我招了招手。不对，招手的是酒吧的女招待。这名客人身边跟着两个女人。他醉得也不大厉害。上车之后，他朝车窗外面的女人摆了摆手，随后要我把他拉到绿町去。就像今天的早报上所说的，他当时穿着一件茶色的外套。可以说这是他最大的特征了。

上车之后，这位客人也未表现出异样，还主动与我攀谈起

来。说傍晚时出租车生意多，一定很赚钱吧。然后他笑着又说了不少，口吻略带醉意，于是我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当我问他今晚是不是去参加新年宴会时，他答说不是，称公司三天前刚刚开始上班，这是今年头一回去光顾老店。至于酒吧的名字，我就没有问。

从新宿到绿町得花三十来分钟。开到车站附近后，我问他走哪边时，此人正在打瞌睡，听我一问，他这才忽然惊醒似的，要我往左拐。我照他说的拐进去后，他又打起了盹，于是我又问他该往哪边走。他告诉我说，从车站的第三个道口往左拐，走一点儿后再往右拐。于是我就照他所说的开了下去。

进入这街区后不见一个人，家家户户都静悄悄的。我说：“您住的这地方可真清静啊。”他说：“虽然房子盖得是密集点，可晚上却很清静。”然后说拐过弯道后停车就行了，于是我就停下了车。一看表，已经是十点二十分。我这人有个习惯，一停车就看表，所以时间是错不了的。日报上也登了这个时间。乘客便一面从钱包里掏钱，一面抱怨说他家进了巷子后还要往里走很长一段路，可是车子进不去，就只好自己步行了。

于是我问他：“从这条道径直往前走，能不能到甲州大道？”因为我觉得方向上应该没错。结果那乘客却说那是条死路，哪里也去不了。于是我说：“那我只得倒车了。”他说对。

乘客给了打车费后，说了声谢谢便下车走了。穿着茶色外套的他，左手提一个黑乎乎的文件包，朝通往小巷的小道上走去，似乎并没有烂醉。于是我立刻发动车子倒起车来，所以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你说倒车？是啊，过了五六米，我发现又有一条窄巷，就把车子开了进去，然后调回了原先的路上。当时，我朝刚才乘客走进去的小道又扫了一眼，已经不见他人影，也没看到其他人。当然这只是我一瞬的印象而已。

回去时，我是照原路返回的，途中没有遇到其他的车。往车

站方向开上了宽阔的马路后，我这才并入其他的车流，没发现有可疑的车辆。

遇害者是就职于阳光互助银行的依田德一郎，经过调查，在现场遇害前的情形与出租车司机供述的完全符合。

依田去的是歌舞伎町一家叫“白天鹅”的酒吧。把他送上出租车的，则是那酒吧的老板娘与一名年轻女子。据她们供述说，依田是她们店的常客，性格比较开朗。有时会邀同事和部下一同来访，平时也会独自前来。

阳光互助银行坐落在涩谷。说起依田常去的酒吧，那不光有在歌舞伎町的，涩谷那边也有常去的两三家，在新宿还有一家。

据出租车司机所说，依田下车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二十分。职员发现尸体的时间则是十一点左右，因此，他的遇害就发生在这四十分钟前后的时间里。事后的尸体解剖表明，他的后脑勺受到了钝器的强烈撞击，头盖骨已凹陷下去，他是当场死亡。至于杀人的凶器是何种钝器，据解剖的法医推断，或许是大榔头，也可能是斧子背之类。

被害者没有财物上的损失，一万二千日元的现金原封不动地装在钱包里。银行的相关文件也在黑皮文件包里，没有一丝被人动过的迹象。

依田德一郎的家就在走进小巷约五十米的地方，与发现尸体的职员的家相隔并不远。

依田德一郎的妻子真佐子当晚一直在等丈夫回来。德一郎三十六岁，真佐子三十一岁，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德一郎很少早回家。虽然酒量不怎么样，可他却喜欢热闹的地方，不是请别人去喝酒，就是被别人拽了去喝。可是，他一般都能在九点或十点之前回来。不过，年末和新年这段时间却总要拖到很晚。真佐子接到警察的紧急通知时已是将近十二点，她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丈夫竟在自家附近死于非命。这一带一到八点就几乎没了人影。各家也都熄了门口的灯，回到里屋去了。

其实，在警察通知她之前，警车就到了她家门口。警笛从远处鸣响

过来，在她家附近停下，这些她都知道。可是，她却万万没料到这居然会跟自己扯上关系。警官从遇害者上衣中找出一张名片，据此找到了她。当然，是为了确认尸体的身份。

尸体被警车带去解剖之后，真佐子接受了刑警的种种询问。由于现金和重要文件都没有丢失，杀人的原因恐怕归结于个人恩怨。警察的询问全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真佐子称自己的丈夫应该不会结下这样的仇怨。说丈夫为人善良，甚至有点过分正直。不过，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她头脑一片混乱，前言不搭后语。刑警大致询问了一番后，决定等她次日平静后再进行询问。

次日一早警方又搜查了现场附近，没有发现凶器。由于昨夜就已把附近大致搜索了一遍，也是无功而返，所以警方推测凶器是让犯人带走了。现场验尸的结果与解剖医生的结论一致，凶器应该是榔头之类的东西。所以犯人不大会正大光明地带这种凶器回去，很可能是装在包里或是包在纸或布里带走，再不然就是犯人开车逃离现场时，把凶器藏匿在车内了。

于是，警方在附近一带的地面展开了排查，然而，这里固然偏僻，但附近既有人开自家车上班，也有从别处来这里办事的车，所以自然会有无数的车印，想通过轮胎的印痕来寻找线索是不可能的。

鉴于凶案是发生在晚上十点二十分到十一点左右这段时间，附近或许会有人听到车子的声音，于是警方又进行了走访调查。受访者说这段时间里确实听到过有两三台车子通过，不过都没有停下来。终于好歹找到了一位声称听到动静的证人，结果调查发现，那是遇害者所搭乘的出租车。

还有一种可能性，即犯人是步行着离开案发现场，走到车站的。于是，警方又询问了当夜在这段时间里执勤的检票人员和站前商店的店员。结果车站人员反馈，从十点到十一点的这段时间里，总共有三班车会从该站发车，每一班间隔二十分钟。由于时间已经很晚，每趟电车的乘客都寥寥无几，并没有看到拿包或携带包裹的人。

等死者的妻子真佐子的慌乱情绪平静下来后，办案人员又开始了调查取证。主要是询问遇害者德一郎的人际交往关系。妻子提供了自己所知道

的所有人名，几乎全都是工作关系。

于是，警方不好意思地向真佐子询问死者的男女关系。结果，她很干脆地回答说，她也不清楚。

警方对德一郎工作的阳光互助银行展开了调查。他是那儿的“整理课长”，主要负责贷款呆账的催缴和抵押物件的收取。调查刑警竖起了耳朵，因为这样的工作似乎很容易与他人结怨。

另一方面，警方也调查了德一郎常去的酒吧。除了死者遇害当晚去过的新宿“白天鹅”酒吧之外，警方对涩谷等地的另外五六家酒吧也进行了走访调查。主要是调查死者生前与店中女性的关系。搜查人员就所有的细节都做了详细笔录。

调查陷入了困境。

互助银行的职员下出租车后，罪犯从他身后用“铁榔头或是斧子背之类的东西”朝其后脑勺猛击之后逃去了。作案过程极其简单，并不需要策划，谁都能做得来。可正是由于这件凶案过于明了简单，这才让调查陷入了困境。关键线索一条也没能得到。

案子就这样拖延了一星期。报社记者催问不已，所辖警察署的搜查本部则苦不堪言。

遇害者的交际关系很广，工作上也有无数的熟人。光是过去三年的合作伙伴，撇开客人与银行职员的立场，可以说全部都是他的熟人。而银行方面的关系，如果把银行的分行也包含进去，调查起来绝非易事。不过，所有这些人不过是些酒友而已，根本就没有一个深交的朋友。总之，遇害者的交际范围既广又浅。如果这次杀人事件的动机真的潜藏在这广阔的交际圈中，调查会变得万分棘手。

酒吧那边也说，他只是名普通的顾客，并没有与女性产生什么特殊关系。依田德一郎属于那种一通豪饮海扯后便离去的顾客。他喜欢淫猥之谈，却并无特定对象，这样一来就得怀疑所有的顾客和酒吧的女人了。当然，倘若这其中隐匿着谁都不知道的秘密，那就另当别论了。

尽管搜查本部很努力，可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仍没能发现一个重点嫌疑人。

于是，发现尸体的那名公司职员便再次成为了怀疑对象。虽然他已经接受过一次排查，可当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二次嫌疑便再度返回到发现者的身上，这似乎是警察署的惯常做法。

搭载受害者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如此。他声称是在案发次日看到了报纸才来警察署供述的，这也让搜查本部感到了再次调查他的必要。过早地向警方申报会被怀疑，而过分着急与警方配合也是同样可疑。

莫非，罪犯原本就知道依田德一郎会在那一时刻回到那一地点，然后潜伏在那里？

被传唤到搜查本部的司机接受了如下讯问：

问：“在你把那名遇害者从新宿载到案发现场的途中，你身后有没有车辆尾随？”

答：“在我行至站前大街之前，周围一直有车，所以我也说不清楚有没有跟踪的。不过，当我进了小道之后就只剩下我的车子了。因为那是条断头路，如果有尾随的车子，我立刻就会发现。”

问：“可是，就算没有跟到现场，也不能排除没有车子在后面尾随啊。比如说，对方可能跟过了道口，到途中的岔道停下来之类。”

答：“不会的。因为我记得当时自己还琢磨，过了那道口后怎么连一辆车子都没有啊，真凄凉。”

问：“那，在你把这名乘客从新宿带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中，中途有没有别的乘客上下车？”

答：“没有。”

问：“你再好好想想，人有时也会记错的。”

答：“我再怎么想也没有啊，有的话我马上就能记起来。因为我一直在同那位乘客搭讪。而且到了车站附近后，这位乘客就打起瞌睡来，为了询问方向，我还不时地把他给叫醒呢。”

至此，司机才恍然大悟：原来，办案的警官认为是自己把罪犯和遇害

者拉上了同一辆车。于是他的声音尖锐起来，强调自己所说的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既然如此，那请你把乘客送到现场时的情形再描述一遍。”

司机又原封不动地叙述了一遍。他知道，警方要自己把同一件事再重复一遍，一旦前后描述稍有差错或是出现矛盾，自己立刻就会遭到追查。于是，他便刻意小心地、尽量不出错地又描述了一遍。可是，无论再铁的事实，人一旦被这种意识羁绊，舌头也会不由得僵硬起来。司机中途甚至咽了好几次唾沫。

“你们在车子里的谈话，除了你上述的内容外，还有没有谈过其他可疑的内容？”

“没有。”

“你是第一次见到遇害的依田吧？”

“当然。我从不认识这位乘客。”

为谨慎起见，警官又追问司机：“停下出租车折返回去时，前车灯一定照亮了附近，那时你什么都没看见吗？”司机跟前面一样，仍是摇头。

“既然是回头的空车，那你又是在哪里拉上一位乘客的，又把他送到了哪里？”

看来，警官还怀疑是他在回程时搭载了案犯。司机不禁被警察的想象力惊呆了。

“到了涩谷后我这才拉上了一位乘客。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根本就没有人会从绿町去市中心。”

“那你把那个人送到哪里了？”

“他要我把他送到港区的二本榎去，我就送了。日报上都写着呢。”

“描述一下客人吧？”

“似乎是在酒吧吧台的一个女人，年龄有二十四五岁。”

“那你跟那女人谈话没有？”

“没有，对方一直在默默地抽烟，所以就什么都没说。”

询问至此，司机这才获得了自由。

与发现尸体的公司职员的话则如下：

问：“你跟依田先生熟吗？”

答：“不，从未见过面。”

问：“可是，依田先生不就住在你家附近吗？”

答：“就算是住得很近的邻居，我也有好多不认识的。而且，我两年前才搬到这儿，以前早就住在这儿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

问：“听说依田先生是一年前才搬来的，比你还要晚一年呢。”

答：“我不认识他。说实话，即使离我家只有两三家远的那些近邻，我也都不怎么认识。”

问：“那可就奇怪了。依田先生每天都上班，你也是工薪族。难道在上下班的途中就从未在那条路上邂逅过？这可是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啊。”

答：“无论您怎么说，我就是没有见过依田先生。首先，我连依田先生就住在附近都不知道，所以，即使在发现尸体的当时，我都还在想，既然是走到那胡同上醉倒的，大概就是附近的人吧。”

问：“那你参加过街道居委会或居民集中议事之类的活动吗？”

答：“一次也没有。像居委会那玩意儿，我从未去露过一次面。”

问：“为什么？”

答：“这空地不断盖小房子，一直有人入住，而且出售的商品房又多。反正都是些工薪族，光是职场那些烦人的人际关系就够累人的了，哪还有心情去跟那些邻居打交道！”

问：“那你为什么不打出租车回家呢？”

答：“开什么玩笑！您倒是从日本桥打一趟车去我家试试，一千日元眨眼间就跑没了哦。你以为我能赚多少钱啊？”

问：“那您一直是乘电车回家的吗？无论多晚也一样？”

答：“无论多么晚，我都会尽量赶上电车。我说刑警先生，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可是案件的报案人，结果你们竟这样怀疑我，有这样对待报案人的吗？”

对于依田德一郎遇害一案，搜查本部始终将动机定位在冤仇关系和男女关系这两条线上。

如果法医的推定准确，凶器就是铁榔头之类的东西，那么这凶器必定是案犯事先早已准备好了的。一般杀人案件中最常见的凶器多是刀具或者绳索，而此案使用铁榔头，足见凶手对被害者的仇恨之深。案犯突然袭击遇害者身后，用榔头猛击遇害者的后脑勺，直至头骨凹陷下去。若非仇杀，绝不至于做到这种地步。

其次，案发现场是从断头路岔开来的私家道路上。也就是说，只有特定的人才会走来这里，路人是不会知道这条路的。案犯必是潜藏在此静候遇害者的归来。从财物毫无受损这一点来看，本案不可能是抢劫杀人。因此，警方才会执著于对搭载遇害者的出租车司机和尸体发现人展开调查，他们多少有一些嫌疑。除此之外，警方试图找出他们接受审讯时遗漏的细节，以及发掘新的蛛丝马迹，来打破这桩无头案件目前面临的僵局。

依田的妻子真佐子也接受了大量调查。

当夜，真佐子跟五岁的孩子单独待在家里，即使在听到警车的警笛之后她也未出门，而听到动静后，周围的邻居都慌慌张张地从被窝里跳出来看个究竟。虽然真佐子说丈夫平时很晚回来，但都过了十一点了，她应该对迟迟未归的丈夫不放心才对。可她听到了警笛之后竟毫不奇怪，这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在得知自己被怀疑后，她哭了起来。当刑警问她家里有没有铁榔头之类的工具时，她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虽然遇害者也入了保险，可额度并不大，还不至于为这点保险金而谋财害命。而且但凡上班族，似乎每个人都会入这种额度的保险。

亲戚朋友们也接受了详细的调查。

真佐子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弟弟，名叫修二，是一名西洋画家，住在中野。作为死者的小舅子，他也受到了一番盘问。

就这样，搜查本部表面上一直进行着扎实而又细致的调查工作，其实这只是因为他们的调查已经陷入了死胡同。

案件刚刚发生时，搜查本部所辖警署的门前曾停满了报社的车子。搜查本部的主任当时信誓旦旦地对记者们说：“案情十分简单，案犯马上就擒拿归案。”可渐渐地，他变得沉默起来。

“您是如何看待这次案子的杀人动机的？”

最初接受记者采访的搜查主任还自信十足道：“怨恨。这种犯罪手段肯定是因为怨恨。”

“怨恨也分各种情况啊，比如金钱关系、男女关系，还有家庭关系等等。”记者们紧咬不放，“那您认为该案是属于上述的哪种呢？”

主任顿时泄了气，装起糊涂来。以目前的调查结论来看，他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阳光互助银行的员工们也没能安生。对于自己当夜的行踪，他们也都是一一接受了询问。那些直接回了家的，或是中途耽搁却有证据证明的人还有幸逃过一劫，而那些说不清楚的则受到了追查。甚至还有一些人因个人隐私受到了侵害而慌乱不已。

银行内本就有帮派之分，彼此之间明争暗斗。可以说，哪里的公司都这样，本来也没什么。可是，在现在的情况下麻烦可就大了。那些平日里与依田德一郎不和或者对立的人们自然是恐慌不已。

与依田德一郎有工作来往的客户们也受到了详细调查。作为整理课长，依田从事的工作不外乎催缴长期拖欠的未偿付贷款，或是将扣押的抵押品没收到银行里，可以说，尽是得罪人的活儿。

所以，依田无疑会与客户们产生纠纷摩擦，也会招致他们的憎恨。搜查本部将这一点列为了重点。

结果一调查，依田的确是在这方面发生过一些纠纷。其中有人对忠于银行的依田当面辱骂，还有人与之发生过口角。

在这条线上，搜查本部也对相关人员的不在场证明做了细致的排查，可是最终也没能获得决定性的证据。有嫌疑人，但却缺少关键的证据。

总之，依田在工作上是那种对方越激动他却越平静的软磨硬泡的类型。关于这一点，客户都表示理解，这毕竟是工作，他也实属无奈，再说

他为人不错。

警署外的记者阵营逐渐缩小。搜查拖延了下来，仿佛一头扎进了迷宫，找不到出路，连报社也都对此失去了兴趣。

案件发生后转眼间过去了一个月，搜查本部的力度开始压缩。

尽管搜查一课的股长也从警视厅调到搜查本部支援，可最终还是无奈地放弃了。案发许久后的一天，各界的车辆久违地汇集到了警署。原来，搜查本部通知各界，要发表本案的调查经过。

“实在是抱歉，由于我们努力不够，所以尽管调查人员废寝忘食努力破案，可最终还是没能掌握罪证。因此，我们决定暂时缩编搜查本部。今后，警署会常设三名专案人员，继续对本案进行认真细致的跟踪调查。”搜查本部的发言人——本部的主任对记者们如此说道。

“您刚才说，现在还没有掌握罪证，那么也就是说，虽然目前还没有物证，不过嫌疑人已经浮出水面了，是吗？”记者中有人问道。

“说得没错。由于现在跟战前时期不同了，光靠推测不能逮捕嫌疑人。所以，只要未掌握关键物证，我们是无法下逮捕令的。”本部主任愁眉不展地答道。

“您说只是还没有掌握关键的物证，也就是说，本部已经对其本人作了充分的调查？”

“当然。”

“那，杀人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无疑是出于怨恨。不过，遇害人依田氏在工作上似乎与许多人产生过摩擦。并且，他与公司内的人际关系也多少有些复杂。该人还嗜酒，在酒吧等场所玩得也十分潇洒，因此我们也考虑其与女性间的关系。我们光从这些方面便掌握了不少怨恨关系。可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仍未掌握关键性的事实。”

“您刚才说到了男女关系，那么，是不是从中发现了几名嫌疑人呢？”

“嫌疑人是有的，不过怎么也找不到相关佐证。”

至此，搜查本部在新闻发布会后便解散了。

搜查本部的解散实在凄凉。跟抓到案犯时的情形不同，无论上司如何犒慰调查人员的劳苦，也总让人有一种守夜般沉闷的感觉。

在解散会上干杯丝毫没让人感到兴奋，挫折感和失败感阴沉地支配了全场的气氛。

次日的早报上报道，“绿町课长遇害”一案陷入了迷局。报道还附带了这样的记载：

遇害者在工作关系和男女关系上很可能招致怨恨，可搜查本部最终未能掌握关键罪证。

当天，遇害者依田德一郎妻子的弟弟修二便造访了姐姐。

“姐，今早的报纸你读了没？”修二拢着蓬乱的头发问道。从发型和服饰可以判断他是个不出名的画家。

“读了。”真佐子低着头。

“太过分了。上面居然说姐夫被杀是由于男女关系招致的怨恨。姐，难道姐夫真有这种事？”

“哪有这回事。他是喜欢到酒吧去，这点我也知道，可他绝对不会跟那种女人有乌七八糟的关系。如果有，即使他再怎么隐瞒，我作为妻子是不会不知道的。”

“我也这么认为。可那篇报道是根据搜查本部的调查结果写出的。不过我想，也许是因为没有抓到罪犯他们才会那样宣布。也可以说，这事关警察的面子，要说自己什么线索都没能抓到，不如说线索是有却缺少证据支持更好。因为现在讲究证据第一，所以也无法逮捕。这样解释或许能稍微挽回点他们的面子吧。”修二叼着用旧了的烟斗，盘腿坐在坐垫上。

“那篇报道出来后，我也感到无比愤慨。一想到离去的他竟要遭人鄙夷的眼光，就连我都感到耻辱。”

“你说得没错，姐。我现在就去一趟警局，非责问他们一通不可。”